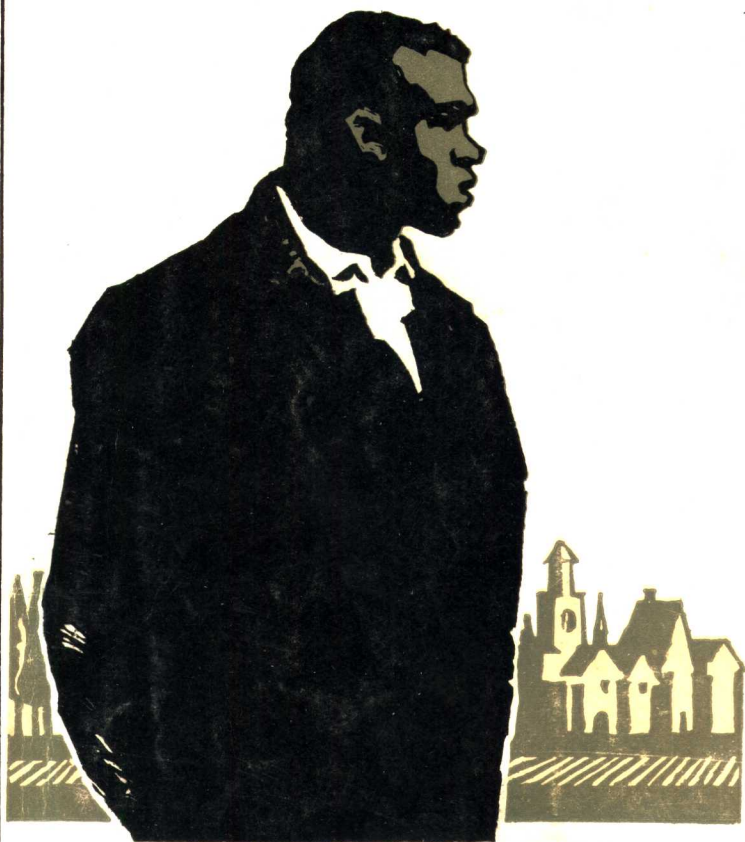


土生子

理查·赖特著

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〔美〕理查·赖特著

土生子

施咸荣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Richard Wright
NATIVE SON

本书根据 Victor Gollancz Ltd., London, 1940 年版本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了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共二百种；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，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土 生 子

[美] 理查·赖特 著

施咸荣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5.75 插页 5 字数 384,000

1983 年 3 月第 1 版 198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 00,001—80,000 册

书号： 10188·371 定价：(五) 1.65 元

如今连我的哀告也成了叛逆，
我受的打击比我的呻吟更重。

——《圣经·约伯记》第二十三章第二节

第一部

恐 惧

叮铃铃铃铃！

闹钟在静悄悄的黑暗房间里响起来。床垫叽叽嘎嘎一阵响。
一个女人声音不耐烦地吆喝：

“别格，把那玩意儿关了！”

一阵没好气的牢骚声盖过了闹钟的叮铃声。光着的脚丫子
啪哒啪哒踩着木头地板走过来，闹钟立刻不响了。

“开灯，别格。”

“好吧，”传来带着睡意的咕啾声。

灯光照亮了房间，照出一个黑孩子站在两张铁床中间的狭
窄地带，用两只手背揉着眼睛。他右边床上那个女人又说话了：

“布迪，快起来！我今天有一大堆衣服要洗哩，我要你们统
统给我出去。”

另一个黑孩子滚下床站起来。那女人也起床了，穿着睡袍
站在那里。

“把你们的头别过去，好让我穿衣服，”她说。

两个男孩子移开目光，凝视着房间远处的一个角落。那女
人急忙脱下睡袍，换上内裤。她转向她刚起身的那张床，喊道：

“维拉！该起床啦！”

“什么时候啦，妈？”一个蒙在被里的成年人声音问。

“快起来，我说！”

“好吧，妈。”

一个穿棉布睡衣的棕肤色姑娘从床上起身，把两只胳膊伸到头顶上，打了个哈欠。她睡眼朦胧地坐到一把椅子上，摸索着穿袜子。两个男孩子把脸别了过去，好让他们的母亲和妹妹多穿点衣服，免得感到难为情。男孩子们穿衣服时，母亲和妹妹也同样背过脸去。突然间，她们手里拿着衣服，一下子都停止动作；房间里薄薄的灰泥墙根响起一阵轻微的毕剥声，吸引了她们的注意。她们忘记了对羞耻的防范，眼睛恐惧地往地板上扫射。

“它又出来啦，别格！”母亲尖叫起来，这个单间小公寓顿时象通了电流似的，开始了激烈的行动。母亲穿了一半衣服，光穿着袜子，喘着气跌跌撞撞地向床奔去，不小心撞倒了一把椅子。她的两个儿子赤着脚，神经紧张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两眼焦急地往床下和椅下搜索。那姑娘奔到一个角落里，半弯着腰，两手紧攥长衬衣下摆的边紧紧盖住双膝。

“哦！哦！”她带着哭声喊。

“它在那儿！”

母亲拿一个指头哆哆嗦嗦地一指。她两眼瞪得滚圆，象着了魔似的充满恐惧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我没看见！”

“别格，它在箱子背后！”姑娘哼哼唧唧地说。

“维拉！”母亲尖叫说。“快到这儿床上来！别让那东西咬你！”

维拉慌忙爬上床，母亲一把抱住了她。黑肤色的母亲和棕肤色的女儿厮搂厮抱着，张大了嘴一起注视着角落里的箱子。

别格慌慌张张地环顾房间四周，随即蹿到一条帘子跟前，喇

地把它拉开，从一个煤气灶上面的墙上操起两只长柄重铁锅。他象一阵风似的转过身，轻声唤他弟弟，两眼紧盯着箱子。

“布迪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过来，拿了个铁锅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快，到门那边去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布迪蹲在门旁，一手握着小铁锅的柄，弯着胳膊准备着。除了四个人急促而沉重的呼吸声以外，房间里一片寂静。别格死死地把铁锅紧握在手，踮着脚尖轻轻走向箱子，骨碌碌地转动眼珠，注意着他前面每一寸木头地板。他停住脚步，没眨巴一下眼睛或者颤动一下肌肉，叫唤说：

“布迪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拿那只木盒堵住洞，别让它跑掉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布迪跑过去，迅速地把一只木盒推到墙脚下一个大洞前面，又立即回到门旁，手持铁锅准备着。别格蹑手蹑脚走到箱子那儿，怀着戒心往箱后张望。他什么也没看见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光脚，把那只箱子推动几寸。

“它出来啦！”母亲又尖叫起来。

一只黑色大老鼠吱吱叫着，一下跳到别格的裤腿上，用牙齿牢牢叼住不放。

“他妈的！”别格恶狠狠地悄声说着，猛地一转身，用尽全身力气把那条腿踢出去。由于动作猛，使劲大，那只老鼠给甩了出

去，一下子撞到一面墙上。它立刻就地一滚，重新跳起来。别格一闪身，老鼠扑了个空，落到一条桌腿边。别格咬紧牙关，举起铁锅；他不敢扔出去，怕打不中。老鼠吱吱叫着，转过身去，跑着兜了个小圈子，寻地方躲藏；它又一纵身，蹿过别格身边，撒开干燥、尖利的爪子飞快地奔向木盒的一边，接着又奔向另一边，寻找那个洞。随后它转过身，用两只后脚站起来。

“打它，别格！”布迪喊道。

“打死它！”母亲尖叫道。

老鼠害怕得肚皮不住地颤动。别格向前迈了一步，老鼠发出一阵厉叫，声音长而细，象是一曲表示抗拒的战歌，它的两只珠子似的黑眼睛闪闪发光，它的两只小小前爪在空中乱抓一气。别格扔出铁锅，铁锅从地板上滑过去，没打着老鼠，咔嚓一声撞在墙上。

“他妈的！”

老鼠跳起来，别格往旁边一纵身。老鼠跑到一把椅子底下，发出一声狂叫。别格慢慢地退到门边。

“把你的锅给我，布迪，”他不慌不忙地说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盯住老鼠。

布迪伸出手去。别格接过铁锅，高举在手。老鼠蹿过地板，又停在木盒边，迅速地寻找那个洞；随后它又用后脚站起，露出长长的黄牙，厉声尖叫着，肚皮直哆嗦。

别格瞄准着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让铁锅飞了出去。木盒砸坏了，碎木横飞。母亲尖叫一声，用两手捂住脸。别格踮着脚尖走过去，窥视一下。

“我打中啦，”他咕哝着说，放松了咬紧的牙关，咧嘴微笑。“老天爷，我打中它啦。”

他把那只碎木盒一脚踢开，老鼠平躺着的黑色尸体暴露出来，两只又长又黄的獠牙清楚地露在外面。别格拿了一只鞋，拚命敲老鼠的脑袋，把它敲碎，一边歇斯底里地骂：

“你这个狗娘养的！”

母亲在床上双膝跪倒，把头埋在被里，呜呜咽咽地说：

“上帝，上帝，保佑……”

“甯，妈妈，”维拉朝她弯过腰去，哼哼唧唧地说。“别哭啦。它已经死啦。”

弟兄俩站在死鼠跟前，用又是吃惊又是赞叹的口气谈论着。

“噢，这杂种真大。”

“这狗娘养的能咬断你的喉咙。”

“它足足有一尺多长。”

“他妈的，它们怎么能长得这样大？”

“吃垃圾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。”

“瞧，别格，你裤腿上有三个三寸长的口子。”

“可不吗，它冲着我咬。”

“劳驾啦，别格，快拿出去，”维拉请求着。

“甯，别那么害怕，”布迪说。

母亲还在床上啜泣。别格拿了张报纸裹着，小心翼翼地拎起老鼠的尾巴，伸直胳膊远远地提着。

“别格，快拿出去，”维拉再次恳求。

别格哈哈笑着，拎了死鼠象钟摆似的摆动着，向床走去，拿他妹妹的恐惧开心。

“别格！”维拉痉挛似的喘着气，惊呼一声，摇晃着身子，紧闭着眼睛，一下子摔倒在她母亲身上，软绵绵地从床上滚到地下。

“别格，看在上帝份上！”母亲哽咽着从床上起身，弯腰看她

的女儿。“住手！把老鼠扔出去！”

他放下死鼠，开始穿衣服。

“别格，帮我抬维拉到床上去，”母亲说。

他停住穿衣，转过身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，假装不知道。

“叫你干啥就干啥，好不好，孩子？”

他走到床边，帮着母亲抬起维拉。维拉的眼睛紧闭着。他转过身去，穿好衣服，把死鼠包在一张报纸里，出了房门，走下楼梯，把它扔进了胡同拐角处的垃圾箱。他回到房里，看见他母亲还俯在维拉身上，正拿了块湿毛巾放到她前额上。她挺直身子，面对着他，眼睛和脸颊湿漉漉的，热泪纵横；嘴唇闭得紧紧的，一副生气的样子。

“孩子，有时候我真捉摸不透，你为什么要干出那样的事来。”

“我又干了什么啦？”他顶撞着问。

“有时候你的所作所为真象个大傻瓜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用那只老鼠吓她，她晕过去了！难道你没一点儿脑子？”

“甭，我没想到她这么胆小。”

“布迪！”母亲喊道。

“来啦，妈。”

“拿张报纸，把那地方盖住。”

“好的，妈。”

布迪铺开一张报纸，把刚才打死老鼠的那块地板上的血迹盖住。别格走到窗边，站在那儿心不在焉地眺望着大街。母亲怒视着他的背影。

“别格，有时候我心里想，我干嘛要生下你来，”她恶狠狠地说。

别格看看她，又转回身去。

“也许你不该生我。也许你应该把我留在我原来呆的地方。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

“唷，老天爷！”别格说着，点了支烟。

“布迪，把那两只铁锅捡起来，放到洗涤槽里，”母亲说。

“好的，妈。”

别格穿过房间坐到床上。母亲的两只眼睛盯着他。

“你要是有点儿男人气概，我们就不会住在这个垃圾堆里啦，”她说。

“唷，别再来这一套。”

“维拉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母亲问。

维拉抬起头来看看房间四周，仿佛生怕再看见一只老鼠。

“哦，妈妈！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

“不能怪我。别格吓了我。”

“你伤着哪儿了没有？”

“我撞了一下脑袋。”

“听妈说，放宽心，过会儿就会好的。”

“别格干嘛要那样呢？”维拉问，又哭起来。

“他疯啦，”母亲说。“疯得象个傻子，象个黑鬼，简直不象人。”

“我去女青年会上缝纫课要迟到啦，”维拉说。

“听妈说，在床上好好躺会儿。过会儿你就会好的，”母亲说。

她让维拉躺在床上，又把冷冰冰的目光转向别格。

“要是你早晨醒来，发现你妹妹死了呢？那时候你会怎么想？”她问。“要是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，那些老鼠把我们的血管咬断了呢？喏！这类事情你从来不操心！你只知道让自己开心！连救济署给你找到了工作，你都不肯去，直到后来他们威胁说，要不给你食物，让你活活饿死！别格，说老实话，你是我这一辈子见到的最没出息的男人！”

“这话你跟我说过一千遍了，”他说，眼睛没看四周围。

“嗯，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。记住我的话，总有一天你会坐下来哭的。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自己不该当瘪三，应该有所作为。可那时候已经晚啦。”

“别给我算命，”他说。

“我想算命就算命！你要是不爱听，可以滚出去。没有你，我们照样可以过日子。即便没有你在身边，我们照样可以住一间屋子，就象现在这样，”她说。

“唉，老天爷！”他说，声音显得心烦意乱，很没好气。

“总有一天，你会后悔你现在这样生活，”她继续说。“你要是继续跟你的那伙人鬼混，不走正道，将来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结局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伙人在干些什么，其实我都知道。绞刑架就在你正在走的这条路的尽头，孩子。好好记住这一点。”她转过身去看着布迪。“去把那只木盒子扔了，布迪。”

“是的，妈。”

一阵沉默。布迪拿着木盒出去了。母亲向帘子后面的煤气灶走去。维拉从床上坐起来，把两只脚甩到地板上。

“躺下，维拉，”母亲说。

“我这会儿觉得没事啦，妈。我还要去上缝纫课哩。”

“嗯，你要是觉得没事，就把饭桌摆好，”母亲说着，又到帘子后面去了。“老天爷，我对这一切实在腻烦透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”她的声音诉苦似地从帘子后面传来。“我累死累活的，就想给你们安个家，可你们毫不在乎。”

“哦，妈，”维拉抗议说。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维拉，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闭了眼。”

“妈，请别说这话吧。”

“这样的日子过下去，我活不了多少年。”

“我大啦，不久就可以工作啦，妈。”

“我估摸到那时我已经死啦。我估摸上帝要叫我回家啦。”

维拉走到帘子背后，别格听见她在设法安慰母亲。他有意不去听她们的声音。他憎恨这个家，因为他知道她们在受苦，而他自己却无力帮助她们。他知道一旦让自己充分体会她们在如何生活，以及她们的生活有多么可耻和悲惨，他就会恐惧和绝望得失去自持。因此他对她们采取铁一样的保留态度；他跟她们一起生活，但隔着一堵墙，一幅帷幕。他对待自己甚至更加苛刻。他知道，一旦让自己充分意识到他所过的是什么样生活，他就会要么自杀，要么杀人。因此他尽量克制自己，装得很强横。

他站起来，在窗台上掐灭香烟。维拉走进房来，把刀叉放到桌上。

“准备吃饭，你们大伙儿，”母亲喊道。

他在桌旁坐下。煎咸肉和煮咖啡的香味从帘子后面向他飘来。他母亲的歌声传到他耳里。

生活象山上的铁路，
一个勇敢的司机在驾驶，

我们从摇篮奔向坟墓——
必须保证安全，畅通无阻……

歌声使他心烦，后来她停止唱歌，端着一壶咖啡和一盘卷曲的咸肉走来，他心里很高兴。维拉拿来了面包，他们全都坐下了。他母亲闭上眼睛，低下头，喃喃地说：

“主啊，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食物，让我们滋养我们的身体。阿门。”她抬起眼睛，并不改变声调，说道：“别格，你要做好工作，可得学会早起，比现在早。”

他没回答，也没抬头。

“要我给你倒点儿咖啡吗？”维拉问。

“好的。”

“你打算接受这个工作吧，是不是，别格？”他母亲问。

他放下叉子，瞪着她。

“我昨天晚上就跟你说了，我打算接受。你要问我多少遍？”

“嗯，别对妈这么狠，”维拉说。“她只是随便问一句。”

“把面包递给我，别自以为了不起。”

“你知道，你得在五点半去见道尔顿先生，”他母亲说。

“你说了有十遍啦。”

“我不愿意你忘记，儿子。”

“你也知道你记性多么不好，”维拉说。

“甯，别老盯住别格，”布迪说。“他已经跟你们说了，他打算接受这个工作。”

“别跟她们废话，”别格说。

“你给我住嘴，布迪，要不就离开饭桌，”母亲说。“我不要听你的臭嘴跟我顶嘴。家里有一个混蛋已经够了。”

“别说啦，妈，”布迪说。

“瞧别格坐在这儿的樣子，好象不高兴出去干活，”她说。

“你要我怎么着？大声嚷嚷？”别格问。

“哦，别格！”他妹妹说。

“我希望你别插嘴，”他对他妹妹说。

“你要是接受了那工作，”他母亲忙着把面包切成片，同时用一种低沉而和蔼的声音说。“我可以给你们弄个好地方。你们可以过得舒服些，用不着过猪一样的生活。”

“别格想不到这些，他没那样的好心眼儿，”维拉说。

“上帝，我希望你们能让我吃点儿，”别格说。

他母亲继续说下去，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似的，他也就不再听了。

“妈在跟你说话呢，别格，”维拉说。

“那又怎么着？”

“别这样，别格！”

他放下叉子，用强壮的黑指头抓住桌沿；一片寂静，只听见他弟弟的叉子碰盘子的叮当声。他两眼瞪着他妹妹，直到她垂下目光。

“我希望你们能让我吃点儿东西，”他又说一遍。

他一边吃，一边觉得她们都在想他今天晚上将要得到的工作，这使他很恼火，他觉得自己上了她们的当，让他轻而易举地投降了。

“我需要一点车钱，”他说。

“我就剩这么点儿了，”母亲说着，掏出一个二角五分的银币推到他盘子旁边。

他把银币放进衣袋，一口喝干杯子里的咖啡。他拿了外衣

和帽子，走到门边。

“你要知道，别格，”母亲说。“要是你不接受那工作，救济署就要停止接济我们了。我们可要没饭吃了。”

“我早告诉你了，我打算接受！”他大声嚷着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他下楼走进门厅，站在那里透过前门的厚玻璃眺望大街。不时有辆电车在钢轨上隆隆驶过。他对家里的生活厌烦透了。一天到晚尽是嚷嚷、吵嘴。可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每次只要向他自己问起这个问题，他的脑子就好像撞在一堵空白的墙上，他于是停止思索。就在他眼前的街对面，他看见有辆卡车靠着人行道慢慢停下来，两个穿工装裤的白人拿着桶和刷子从车上下来。是的，他可以接受道尔顿家的工作倒楣，也可以拒绝这个工作挨饿。他一想到自己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，就不由得直冒火。嗯，他总不能整天象这样站在这儿。他拿他自己怎么办呢？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去买一本一毛钱的杂志看，还是去看场电影，还是去弹子房跟他的哥儿们聊天，还是到处游荡。他两手插在裤袋里，嘴里斜叼着一支烟，站在那儿暗自琢磨，眼望着街对面两个人在那儿工作。他们正往广告牌上张贴一幅巨大的彩色招贴画。画上是—张白人的脸。

“那是勃克利！”他轻轻地自言自语说。“他又在竞选检察官了。”那两个人正拿着湿刷子拍打招贴画。他望着那张红润的圆脸，摇了摇头。“我敢打赌，这狗娘养的一年进帐一百万元不义之财。嘿，我只要在他的位置上哪怕呆一天，就永远不用发愁了。”

那两个人张贴完毕，收拾起桶和刷子，上卡车开走了。他望着招贴画：那张白脸胖鼓鼓的，但很严峻；一只手高高举起，食